

書歲月的臉

2019 不可思議

林淑如 著



重拾採橘記憶，復刻同樣的幸福……

一月一日（在周家庭園及石岡山上採橘記）

有一次要出門，先生還是穿上二十年前明道中學大概校慶吧，分發給教師們（我）的那件灰、藍中帶橘色塊的夾克，他一直喜歡這件薄薄的老舊夾克。我勸他：換一件吧！以免相片都分不出是哪時照的？我說：這件衣服都穿一、二十年了，而你有滿櫃的新衣（包括兒、女送的名牌……）為何不穿？

接下來，他的回答，讓我啞口無言。

他說：有必要嗎？娶妳都四十多年了，即使老舊，也不想換啊……

也許愛真的不是熱情、不是新奇，不過是歲月，年深月久成了生活的一部分。

張愛玲早透視許多夫妻間的不甘平淡，她說：

「感情原來是這麼脆弱的。經得起風雨，卻經不起平凡……」

但平凡、不斷的重複……其實就是生活的本質。

春去秋來、日升月落、花開花謝……大自然之景交替放映，我們也沒看厭，所以對重遊一個景點、重聚一些熟識臉孔，我永遠有那初始的熱情，願復刻一次又一次的幸福感覺。



二〇一八年的元旦，第一次上裕雄（我第一屆學生）石岡山上的橘園。橘子紅了！滿山遍野一片喜氣的紅，我們興奮地挑選最大的橘子，捧在手心、抱在懷裡，感受甜甜蜜蜜的幸福！裕雄三甲地的橘園裡，臍橙搶頭香，結出最大的果實，當然還有幾棵砂糖橘樹，樹上掛著累累嬌小可愛如夜燈炮的橘子，大有小兵立大功的架勢，等待我們青睞……看來只有日本種的茂谷柑，姿態最拿俏，要到舊曆年左右才會盛產，便可抬高身價。那天，我們對塗著白白SK2的橘子好奇；那天，我對掉了滿地的紅橘心疼，但據說這些犧牲的果子是「化作春泥更護橘」，有疏果作用，幫助樹上那些勇士橘子長得更大！這可能是大自然法則吧！然後裕雄送同學每人十斤一箱的臍橙，老師的我當然是兩箱囉。常常感恩學生對我的好，我要回報他們，最常聽到的話是：「老師，你請客，我們付錢！」或是：「送老師的東西永不嫌貴！」「能請到老師，是我最大的光榮」……何德何能？

學生是我最大的財富！

沿著去年的路徑，今年又走了一遍，除了日期一模一樣（一月一日），只是時序是一年後的二〇一九。

同樣的石岡山上果園，同樣溫暖的冬陽，撒在我們俯瞰下的石岡水壩和環繞的青山綠水，遠空是依然湛藍的天和悠悠白雲，幾乎一樣的人群（除一、兩個出國沒跟上）。奔馳在緩坡道上，兩旁一串串的橘子垂掛，渲染成一片綠意中的喜氣金黃，年

關到了！也在多處同樣的地點，留下我與橘子與他的合照。

「歲歲年年橘相似，年年歲歲人不同」跟去年在此的相片一比，我好像皺紋又增添不少……但願我的智慧也增添不少，我這樣安慰自己。

和去年一樣。周家（學生裕雄鄰居好友）美麗庭園的下午茶自是免不了，女主人名字「庭華」，注定是庭園理花高手。只是春天未到，我們在等杜鵑花、櫻花、梔子花、紫藤花……的燦放，那是一種盼望；卻在這季節賞到「台灣阿嬤」原生種的蘭花、驚豔於一株粉白的「水晶玻璃茶花」——只為這株稀有種類的茶花而來，美麗的花兒，妳在等我嗎？

我又帶著幾箱的臍橙回到烏日的家。

臍橙甜蜜多汁，它的種子從夏秋走來，沐浴過金黃陽光、承接甘霖雨露、以及裕雄和他的工人用汗水澆灌，終於來到「橙紅橘綠」時節……

我吃著切成一片片的橙橘時，想到一個浪漫的三角戀愛，關於宋徽宗、李師師和周邦彥的故事：

有一次，徽宗到李師師家，正碰巧周邦彥也在那裡，聽說皇帝來了，百忙中無處可藏，只好躲到床底下，徽宗並不知道。當日徽宗因身體欠佳，送給師師一個鮮橙後就想回宮，師師假意挽留說：「現已三更，馬滑霜濃，龍體要緊」。但宋徽宗還是走了。周邦彥聽後就填了這首詞：



「并刀如水，吳鹽勝雪，纖指破新橙……」好個李師師「纖指破新橙」！多美的鏡頭，被床底下的詞人周邦彥窺填詞，卻因被李師師不小心吟誦，讓宋徽宗聽到而醋勁大發，把周邦彥貶出汴京……

哈哈，我從橙未免想得太遠了，但這不也是我的幸福啊，你能有這麼多故事在腦海中嗎？

元旦，和去年一樣，以採橘開端，我想今年肯定又是大吉大利吧，希望年年如此，復刻幸福，這樣的Repeat，你喜歡嗎？

這樣美好的一天，閱讀毓繡美術館……

一月四日

若非有秀英領隊，我還不知道在南投九九峰附近的樸實田野間，會構築出一處藝術文化地景——毓繡美術館，是由企業家侯英萸、葉毓繡夫婦所創辦。以「當代寫實藝術」為設館宗旨，為社會大眾推介國內外重要的當代寫實藝術。也就是讓大家在鄉野間，看見國際！

這座以清水工坊施作的美術館，曾獲二〇一六年台灣建築首獎（建築師是廖偉立），以傳統園林「一阻，二引，三通」的配置原則為靈思。遊園時，只見一面面素樸清水牆、一層層方框的廊道、水清見底的池子、別具風味的露台……還有天光雲影、林樹群花、遠山起伏……相映成趣，時而柳暗、時而花明，讓人每轉過一個彎就見一個驚喜。

今天展出的是：現代大陸旅美畫家王勝的油畫作品，他擅畫枯萎的向日葵，向日葵永遠仰望太陽般的領導者。但整片枯萎的向日葵，代表文化大革命被摧殘的普羅大眾，帶著悲摧之感。圖中雖以西方女子為畫之主角，但在色彩絢麗的畫幅中，卻隱藏著許多小小的中國仕女，你若不仔細尋找，還很難發現呢，那是作者流寓國外，要凸





顯他的東方元素，表示他是東方人。還有他喜歡畫船

——大概船可以載著他的夢、回到他朝思暮想的故鄉吧！

因為全館不能攝影，我們幾個師生努力記下牆上的字句，那是王勝的創作理念：藝術像是一個過濾器，篩出創作者所選擇的，

同時產生了模糊性和神祕感，

這種釐不清的狀態

反而讓藝術的真實性更加美好。

冬日剪影／行腳匆匆的過客

一月十四日

天地，萬物之逆旅；光陰，百代之過客！

我的行腳在冬陽下依然匆匆，如馬蹄達達的過客……等到卸下滿身的疲憊，心還在掏著行囊裡的美麗，也許是我製造回憶的能力遠超過記錄的速度……

這次決定挑戰自己「割捨」的能力，就快速留住一些浮光掠影吧！

其實「簡單」對我來說還真不簡單，但現在只有「割愛」了！

放棄「美目盼兮、巧笑倩兮」的描摹，只留下側臉的剪影，或許你也會喜歡呢。

1. 有關廣先生的暖心咖啡～一月三日

一個月一次，廣先生請我們到他家喝最新烘焙好的豆子煮出的暖心咖啡。

正如希臘語「Kaveh」（咖啡）的原意「力量與熱情」。每次看到他壯碩的背影忙著磨豆子、煮咖啡、打奶泡、拉花……成就一杯漂亮的latte（拿鐵）時，我會心生感動，百鍊鋼化成繞指柔，粗獷中有細緻的浪漫！

然後，用牛皮紙袋封好大約六兩重的咖啡豆，標上咖啡品名和日期送給我。他



不是限量供貨，只是限期要我們趁新鮮喝完，再到他家去取不同種的咖啡豆，我無法一一記住喝過他送的多少種類的咖啡豆，只知巴拿馬藝伎讓我們有期待；牙買加藍山足以驕友；馬拉威豆讓先生陷入「在他鄉為異客」的悲喜（他七十二到七十四年，外放該國當農技團水利工程師）；衣索匹亞耶加雪菲、肯亞、哥倫比亞、義式豆：無限的想像給每一種天涯山巔上不同膚色的採豆工人，那渾圓中帶點血汗辛勞的豆子啊，在我家每個下午，和他悠閒對飲時！

都會讓我想起廣先生的善意，一種暖心的幸福感便油然而升起……

2.有關家聚的暖流——一月六日

兩個月一次的家聚，因第一代兄、姊的凋零，主辦人有的轉移到第二代姪、甥輩上，第二代年輕人（其實也不算年輕，都到中年了）在事業上的忙碌——我們的聚會便常延期或合併舉辦，才知在忙碌的時代，要一個大家庭的子子孫孫永續畫上滿滿的圓，並不那麼容易！

二〇一九年一月的家聚，作東的兩個外甥竟都缺席了：一個出差墨西哥、一個因腦膜瘤動刀後正休養中；而第三代的中、小學生，正碰上期末考前夕，只得請假囉！還好家族人不算少，湊一湊也有滿滿兩桌。讓我們珍惜今天的聚會，親情會融化冬天的寒意、擊退現實的冷酷，它永遠是流過心田的一股暖流……

3. 橘色的冬陽下——一月十日

好東西肯定要與好朋友分享——這是我的樂善好施。

先去周家下午茶，咖啡、茶、點心、水果……應有盡有，我們卻更鍾愛那片篩落冬陽的綠色草地。讀書會的美女們，包括惠珠帶來的兩個漂亮CBC（加拿大生的）姪女，在草地上跳著、坐著、三個、兩個、排著整隊的……姊妹們擺出千嬌百媚的Pose，讓冬天的庭園開遍美人花，臉上的笑靨像極燦然盛開的楓葉，在微風中翩翩起舞，我真懷疑這是冬天嗎？

然後上山採橘，學生裕雄的果園，一望無際的橘色點點，和今天豔麗的冬陽輝映，分不出是金黃陽光染橘了果子；還是數大的橘染紅了冬陽？

總之，在冬陽下，我們手捧大大的橘子，像是把快樂、幸福也從滿園中掬進胸懷，這個美麗的黃昏，連心都笑開了！

4. 暫作賽德克族人，我們賞梅去——一月十二到十三日

和明群、繼瑩夫婦特別有緣，從師生到朋友，從當他們的媒人、福婆、婚禮主持人，到看他們生下一對好兒女，我們是鄰居、是同事、是話很投機的知己……總之，有緣常住！

但他們忙著行政、教學工作，案牘勞形，趁著學期末，作業檢查過後的周末日，



讓他們去我的心靈故鄉——清流部落走走。

在清流部落的山鷹露營區學做賽德克族人，彷彿學做武陵人一樣，自絕塵世、忘去喧囂，還唱起中古的流行歌，在歌聲裡遺忘憂愁、遺忘現實，只剩下四圍漸層暗了的山、和天空一彎上弦月，伴我們信步回到璞園山莊。

在璞園山莊的夜晚，我炒了拿手的米粉，加上清蒸大海蝦、甘蔗雞、蛤蜊湯……我們聊著教學的甘苦、聊著買房的憧憬，聊著周遭我們關心的人事物……

配上兩瓶日本清酒（松竹梅、獺祭）十三度、十六度的微醺，帶我進入美麗夢鄉。

梅花點點卻開得不好，原因是天氣不夠冷！越冷越開花的它，來不及盛放，就要凋謝，被早開的山櫻蓋過，它心有不甘似的，伸著蒼勁枝條般的手，向藍空白雲去，彷彿在訴說它被異常氣候扼殺美麗容顏的哀怨……